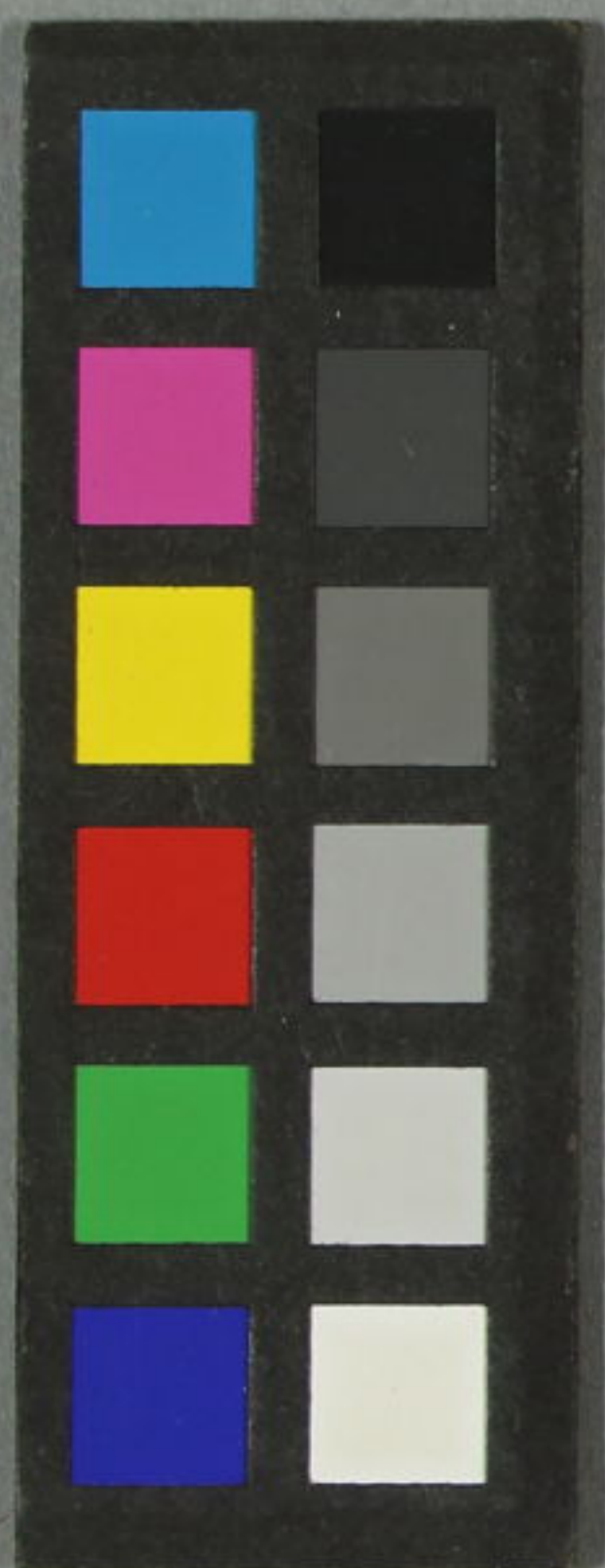


全蜀藝文志

和16
2033
24



和6
冊2038
卷24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八目^上

江陵朱雲煥返唐

至真觀記

隋 辛惠源

再修大慈寺 唐 韋臯

寶園寺傳授 毘尼新疏記

韋臯

普賢菩薩記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寶曆寺記

韋臯

菩提寺置立記 段文昌

資福院記

李德裕

新修福成寺記 劉禹錫

夔州始興寺記 德陽鐵象山 德陽鐵勝山 山道場記

劉禹錫

汝川縣唐威戎軍 製造天王殿記 元友諒

全蜀秩文志

鄭宗經

修玉局觀記 宋 彭乘



晉作縉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八上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記下

王真觀記

隋 辛惠源

蓋聞聖人抱一得一所以為正君子謀道履道所以稱吉故晉
雲訪襄城之任尚曰俱迷則天睹姑射之阿猶云獨喪嗟乘日
於善卷眇思恭損歎舍車於柏成顧慙長往方知太極之理元
始之宗法於自然是焉名太雖四海之富不足以易其生也百
官之榮不足以移其志也又有肆瑤池之適警龍驂而載驅揚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上 記

讀月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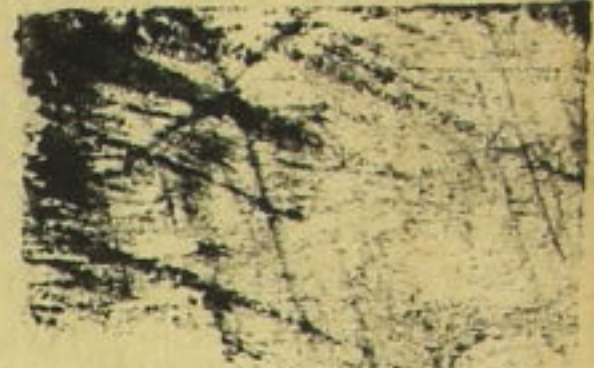
伊川之遊翻鶴駕而曾舉安期遠遯久淹巡海之勤淮南上征
退深遺踪之慕斯亦念惠不忘自誠而明臨渤澥而陋河宮登
泰山而小天下者已粵若稽古猗歟我皇匿犀戴勝握戈懷斗
方堯卽同八采類禹不減三寸勳彰歷試恩著登庸潛初飛五
侯時而作顧盼而銷黑祿揖讓而處青蒲衣於未明推食於已
肝研幾鄙城旦之書通奏開反支之日以萬邦之罪為罪故法
約而刑清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兵動而民龍春路秋方果馬天
馬之客榆關銅柱皮服卉服之賓莫不重譯來庭同軌入貢雁
行魚貫輻湊馳道匡飭之功隆平之化諒足以頡頏軒項孕

毓高光遐爾鬱搖長為稱首既而委裘多暇垂拱嚴廊宴處超
然忘懷塵累披九光之寶蘊受三洞之真文追蹤東戶之辰
託夢等華胥之夕固以龍漢協期開皇闢其嘉運豈止明神分
福句芒錫其永季而已及元良體正維睿居宗光炳重離義高
七咄敬愛基乎百行温清備乎三善苑鳳條而振藻降虎闈而
肄業舍超啟誦躡躡莊不嶽峙淵凝實寧監撫繁椒之實棠棣
之華陵陸睟鴻漸之儀藩屏諧麟趾之詠葭葦峻茂表裏禔福
允文允武唐哉皇哉昔揚子雲有言曰或千年一聖或三聖一
時皆矩循規實其然矣蜀王秀者皇帝之第四子也稟太華之

靈資垣昴之精挺金氣之英賁玉田之榮天縱其哲日就其美
純嘏內融溫朗外照顏生殆庶香名肇於佩鞞應侯順德嘉譽
興於翦桐故能連衡言冉駢儷邗晉才膺俾之事諧俞往開皇
初便封蜀王尋除上柱國總管益州道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
刺史靈關設險望重坤維和夷致功實稱天府選徒雲夢帶牛
佩犢者風趨祛服敢臺擊鼓成帷者霧合塗盈巷飲江滿棹歌
水陸攸歸華戎是萃梁世崇文尚侈其失也淫周氏殉武任質
其弊也魯暨乎皇上帝恩載甄王猷載宣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纓質渾衡若被膏雨況復曹參出相重師黃老之術申公誨道

肆百伍拾肆

更悼周孔之訓正之以幅彪之以文市獄靜而弗擾詞義粲而
彌蔚苞姬旦之多藝兼季路之能官二難指而無壅兩條舉而
罔滯爲其都鄙而經之闢其閭里而居之取其田疇以伍之修
其庠序而教之四民肅然靡雜九遠坦焉如砥穰穰我庾邵父
匹而知慙青青子衿文翁比而自媿於是綺襦擊壤連薨誼五
袴之謠黃髮觀風同詞訢一變之善家給人足康季孔殷革弊
遷訛泰餘且洽夫聖王之訓享祀皆在法施於民明堂辟靡備
昭令典矧伊長樂之舍紫書映空青之林扶搖之上翠蓋蔭琅
溪之水懸珠若黍天人之衆畢臻浮龜似蓮神仙之侍俱集豐



遊而周六合一誦而懽萬齡其於禳大災捍大患攷諸成帙尤
 宜進禮故以開皇二年正月下詔令於益州建至真觀一所云
 賦日統庚瞻星在午玉乃沈首盱衡而言曰大君有命渙汗斯
 宏佇雲衿於玉庭想鳳笙於金闕增元宮之冥奠極幽夜之重
 昏音濟道俗何莫由此雖東海僊童賴麟未覩而西州智
 士白駒可維宜務梓匠之勤妙盡求賢之選爾其前臨逸陌却
 負長瀛蕙樓接登景之房瓊臺帶盪真之室荷珠的皪花落車
 渠之沼竹色便娟葉掃瑠璃之地祥禽雜嘯瑞草羅生仁智之
 所安也適軸之所槃也法師京兆杜詵等竝組織廉信龔鍊嗜

三

肆百伍拾叁

慾特招之異士獨行之奇才不敢馮河窺驪龍之領唯希負笈
 奉駁麟之駕吞星燕月眷眷服膺謁帝愉皇孜孜拜首以為顯
 仁藏用天地忘亭育之功而蒼蒼黃琮必陳恭敬之禮移風易
 俗聖賢遺芻狗之恩而拊石鳴球終致歡欣之樂故不知于之
 舞之足之蹈之共采他山式旌上善贊大道之根柢美盛惠之
 形容貽世竹範乃為銘曰魏矣乾元悠哉樸散宇宙拓坦元黃
時移昏且紀龍名鳥行夏乘殷各炳其瑞遷襲其芬三代爰降
九土斯分垂裳引道全應罕聞惟聖作則惟皇建國混成庶類
消息羣熙比景之南戴斗之北舟車所屆何思不克英王分陝
齊禮化民寬猛互設月輝日新下偃如草上煦如春行有餘力
智節厥真肅肅靈觀耶耶吉人長懷滌鞶眇觀瓊輪華陰霧曉
台嶺霞晨或采芝鏡乍試川銀東隣錦市竹龍飛鸞西瞻青城

北景當作比景交州
 日南縣名比音遊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上

記

讀月草堂

四百柒拾陸

琳堂巖翠勿日無象與云無味若後必先處卑而貴謂仁遠乎
義存克己謂室爾寸應在千里我所錫嗣神胥暨止藩儀享祚
鼎前延紀子房告退志弗矜功曼倚朝隱史不覈終情深師古
思結臨風示言游衍方寄瀟逢大隋開皇十有二年六月日記

再修大慈寺普賢菩薩記

唐韋臯

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從緣誠感必應大慈寺普賢像蓋大煦
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儀台天表制侔神工蓮開慈顏
月滿毫相普普賢以宏誓願於瞻部洲贊釋迦女拔羣生苦而
塵俗昏智莫覩真相雖同諸法究竟寂靜而隨所應為現其身
卽色卽空皆菩薩行自昔鎔範於寺之東像成功巨莫能締
構危棟洩雨頽墉生榛狐狸梟鷲嘯昏晝於戲明可以照幽

晦教可以達羣迷何廢興之變陰隲於冥數昔大歷初有高行
僧不知何許人曰斯像後十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圖詔
四方監宇修舊起廢斯其明效也臯因降誕慶辰肅羣寮戒武
旅上崇景福齋於斯寺觀象王雄傑天眼慈矚禮足諦視恍如
有神而廢敝湫漏殆無人跡將何以招誘沈淪發揮誠敬遂南
遷百餘步度宏規開正殿因詔旨諭羣心千夫唱萬夫和奮鼎
屬容穹崇橫組運巨力拔始雷殷而地轉歛雲旋以山迴面西
方而聖教攸歸鎮坤維而蠢類知向於是平坎窞翦蒙籠橫空
準繩審曲面執連廊霽以雲屬三橋揭其虹指廓廣庭之漫漫

增重門之巘巘是知至道默存於濁劫元功必啟於康時不然
 何神像巍巍冠諸有相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壓華
 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
 會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夫
 像未陵夷去聖彌遠定教者必滯於物遺物者亦住於空將求乎
 中宏我至教乃擇釋子達真源之所歸者於以居之臯授命方
 鎮十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裨大化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誠
 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宏矣况冥祐昭報大彰於時崇而守之
 亦同歸於理也是用上承聖意虔奉天心存像存教以勸其善

貞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寶元寺傳授毗尼新疏記

韋臯

真源本於靜習靜者式乎煩情偽生於動制動者存乎簡昔我
 大聖如來慈救像末肅全儀以軌眾持細行以護譏俾外緣不
 競內蔭皆滿壽我法命留乎濁劫者非毗尼之藏歟是以大士
 優波離傳教引範攝身端矩白月恒滿意珠常淨自是龍象繼
 世光乎梵倫雖佛日久沈而昏衢不昧其後三百年中五部分
 流各從師說猶江河競注終合於滄溟耳目殊用同歸乎一體
 及乎像法倫正餘波東流始以華文傳譯梵字其蹟微探奧合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上 記

讀月草堂

異歸同使予闕洞開幽鍵莫閉安得不枝羅三藏派引羣流繁
 簡之旨與時而思宜矣自飲光淪化六合紊錯卑摩已失於詞
 費惠遠未適於深微而太原素公獨得真奧旁求證據辯惑稽
 疑始立四分宗記猶懼元源未暢妙理或遺引而伸之作開四
 分宗拾遺抄軸盈廿言成百萬足使迷雲開而聖旨明邪網壞
 而羣心定然而學者尙以神分於廣用目倦於勤求道將得而
 心疲理未究而意殆廣文所以存義文繁而義亡簡言可以趣
 寂言約而真契大歷中故相國元公以大臣稟教授囑宏持慮
 水襟甘露味亡純正爰命薦福寺大德如淨以爲素公之疏傳

矣五師之旨明矣意已得而象可忘魚其獲而筌奚設將刪彼
 證諭獨留精真使理契惟一歸無二法筵清樾匪勞而著功
 其文彌冥其道彌廣不亦善歟大德乃歸心冥契精啟聖意故
 繁而必削簡不遺真可以趣乎蹤足以端覺行元公由是上聞
 俾施行乎天下坤隅三府各置律壇斯藍也炳異徵奇著於前
 昔復建壇宇俟茲宏揚屬精義初傳編錄猶少將使函丈請益
 披文究真臯鎮守方隅軍務之暇躬覽聖教永思宏益夫博以
 寡要世儒猶病簡以隣道直乘所先故曰苾蕩清淨令法久住
 胡可以繁文而撓其靜正則薦福新疏精而易行信矣臯昔嘗
 全蜀秩文志

泣職屯田佐元公於淮右觀公達西方至教尙矣而代遷人謝遺志在茲洎余宏傳同贊聖意遂以俸錢繕寫新疏四十本兼寫法華疏三十本命寶園律大德光翌愨而行之爰集緇徒志行純潔表儀端素十二人隨給其疏以成其志庶止作雙就純而不雜彼翌上人者往親學於薦福性聰行貞儀度可則又於莊嚴寺貞操大德院聽授法華同契三昧俾茲講授以發幽蒙其有後學履操精全可傳其道者並刊名貞石以示宗歸爲寶園靈壇傳授毗尼新疏記貞元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建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純粹者或炳耀離火或崇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韋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眞化前歲有獻鸚鵡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而不答或至蜀秋文志

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
 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為緣起也真際雖言定本空
 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成文念念
 相續聞之者莫不洒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
 今年七月悴爾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
 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
 而十念成斂翼安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
 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哉遂
 命火以關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

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
 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
 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
 存而出道歿有明徵古之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地軀以嗣帝
 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語恠而況此鳥有宏於道
 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道書於詞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寶歷寺記

韋 臯

大覺神用保釐羣生悅乎其若存皎爾而不昧隨願現量應祈
 無方苟修之必誠其効之必速寶歷寺者劍南西川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檢司徒中書令南康王臣臯之所創也臣臯以守司
 西蜀向二十載奉若睿旨緝寧遐夷兵休邊陲人獲富庶天寶
 為德顧何力焉而位口加崇祿日加厚恩宏聖教以答昌運遂
 以俸錢於府之東南擇勝地建仁祠號曰寶歷章表上聞帝俞
 錫以銀榜天文煥炳昭誠也因紀其締構之初述其經始之志
 用播貞石永貽將來間歲以軍府多暇遵奉朝典行春布令涉
 江而南相波原阜磅礴起勢雄坤維阻濬流而人民不居眇
 近郊而黍稷斯茂惟蜀之土薄水淺居常墊隘將利其俗緩圖
 爾居乃架雙橋通習險規地勢分直繩入遷如歸一日成市豈不出樂

我皇道豐其有家崇崇寶利雄居厥右奇致也於是增峻址列高
 墉規梵天而集班倕以騁巧邃殿眈眈以雲蔚危樓濛濛以虹
 指千楹電燧萬拱翬飛錦江激明而俯檻雪嶺晴開而入座用
 能崇福廣化網羅羣情曉鐘清水月宵唄警昏沉之耳增聞者
 之慧也刊梵文於貞石炳已字於雲幢所以導瞻仰之目也禪
 堂究無主之義廣座喻蓮花之首所以詮語默之致也夫如是
 則飛沈動息十有二倫咸以見聞悟於觀聽孰不歸於正而去
 其邪夫物無邪心則五福自順五福自順諒可以贊皇猷輔神
 用期寶歷於無疆也有大德神捍者元學海蓄慧辯雲涌智足

以守正明足以閑邪揚平德音不在於是爰命統繼張司寶功

俾像法之中復宏正見銘曰元真大覺生滅空宏誓救物悲智

化力天長寶歷本無窮徒以臣心贊厥庸空門悠遠理難測仁

祠誘善表至德俾歸清淨協厥中殊方詭類聞見同承資福慧

庶莫極遐慶太平斯萬億

菩提寺置立記

段文昌

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甍之內獨有岡阜迴抱數
里地形含秀而高坦木色貫時而鮮澤以氣象言之不有金利
梵宇孰能主其勝勢乎天寶末元宗巡狩此方崇護法教度僧
建寺大啟休福至德二年長史盧公元裕奏置此寺以菩提為

號焉先是僧衆鄉黨著舊相厥林野將興塔廟徘徊凝睇漠然
無所乃論於草堂寺無相大師以質之大師傳繼七祖於坐得
三昧以不思議之知見破羣心之蒙惑遂指茲地宜開法門夫
風行地上而萬竅自號大師一言而天人感悅故得廣輪棟宇
版築垣墉翦榛莽以立宏規繚荒墟以羅物象大歷初節度使
相國崔公寧以此寺勦名修建未就乃迎彭州天飭山惠悟禪
師以居焉禪師即無相大師之升堂法子也覺照圓朗了於實
際以方便說化導羣生流俗歸依其衆日倍經始之制於茲復
興其後有信心居士薛藏尹偁者生於岷峨得其靈秀氣豪量

闢宗敬二乘皆能以財發身悟愛為妄捐舍寶貨同修梵場蚩
蚩之徒隨我先倡方構雲起儼如天成觀乎崇殿巍巍輝於宏
麗列柱同力以壯趾攢楹分形以扶拱豁紺宇而色明洞綺寮
以霞散金碧絢煥逢倒影而共照珠鐸玲瓏無迴飈而獨響長
廊之外江浦悠然高檻之端雲峰對出有巖壑之松桂是人寰
之林藪學無生者得自在攝威儀者無缺落住持之益其何博
哉絲是言之非龍駕之巡幸無以建法幢懸彫榜非大師之言
授無以識茲地占幽奇非居士之舍財無以集工輪成像設參
會而來福祥冥感流慶昌運推乎無窮今皇帝纘八聖之耿光

十一

肆百伍拾肆

奉三無私以端拱則全蜀之保寧法輪之常運唐詎知其際邪
徵其建立以來招化檀施者有若寺主惠嚴姓張氏操行端明
始終無替縣歷五紀成此茂功押寺臨壇大德元極德高宿植
振起律儀上座惠通識敏量寬道藝兼蘊都維那行持典座行
謙聰悟多聞探詳經論咸緇門挺秀戒行精嚴若嶽流為川羣
材成慶喜日月之既就歎成功之莫紀年代悠緬易為消失不
立篆記將何以報多士之有聞乎請余為詞用述前迹銘曰
太平幽陵起兵騎入宮壺塵飛杳冥翠華西巡旋復天京崇漢
法梁為濟羣生藹藹岡原于江之矣盤林走壤或隱或起建寺
之辰經營于此誅茅破藪夷高埋堦云誰知之大師所指萬材
既構百役齊功日就月將化為蓮宮正殿渠渠觚稜倚空長廊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上

記

讀月草堂

十二 伍百壹拾叁
復字霞截雲重乃有二士迴向正法能成香刹標於濁劫瞻敬
自生萬緣皆攝利益宏溥偉哉善業西南巨鎮地冠瑤坊形勝
之中愛此清涼遠對前山終
古蒼蒼貞珉既刻永播坤方 長慶二年記

資福院記

李德裕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蔚然非氣和則不耀故
君子藏器抱璞含粹毓德遭遇其時則光明不煥是以干木之
退也高於千乘君曼容之仕也止於六百石先僕射佩虎符而
知足視蟬冕而蔑如由斯志矣先僕射苞文武之用有直清之
德良玉美潤徒蓄寶於荆岑喬松幽深不呈材於巖廟知者所
以歎息也丞相鄒平公鍾是餘慶為唐寶臣公天挺奇表角犀

特秀居五嶽也稟太華削成之狀方四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
森矛戟以擢穎粲珪璋而洞照蓋人之傑歟憲宗皇帝以神武
之姿羣苗除害睿德澹以泉默英威赫而電斷兵權秘計皆中
詔決之參神算者唯公與二三髦士揣摩潤色繫公稱首既而
平淮夷盪齊寇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原亦由謀
臣之決策暨今上之宅憂也袞龍未襲嚮明未位召公於東宮
舍春殿歛歛前席付以大柄公迺請偃武論道與天下休息上
若涉水而有舟楫馭馬而得銜策始拜言以命咎即其時而相
說君臣之遇古無儔也公之為政貞以制動平以稱物其志在

於識相體宏簡易而已嘗以為用京房之法則煩碎而亂理聽
 嗇天之辯則捷給而傷化由是遵坦夷之路窒邪枉之門不勤
 人以務遠恥竭澤以言利矧乎洞虛明之境應必有誠端不言
 之蹊孰不歸我故舉聖政者稱公為良相焉公之趨丹祀侍紫
 垣名冠近臣寵加贈典先僕射自珥貂而昇左揆先夫人由趙
 郡而啟大國金印石窮當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桂下史參
 梓潼軍計典昌榮二郡益部之內有林居一廬庾氏誅茅始傷
 於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公年纔佩觿志舍青紫方覃忠
 於經籍未馳騫於文章遊焉息焉必在於是及鍾家艱乃入為

官第韋太尉鎮是邦也公釋褐從事在賓幄之間逮茲抗龍旌
 佩相印曾未一紀繼為三台公下車逾月訪於舊館邵伯之樹
 未翦武侯之廬猶在于公邑里遂見高車龍驤闔閭竟容長戟
 公瞻攝灑泣循陔永思以為徵壞壁者夫子之居尚毀固朽宅
 者如來之乘斯遠孰若歸於淨土環以香林乃購之於官以為
 精舍又以桑門之上首者七人居之所以證迷途而資夙植也
 殿堂層立軒房四注鎔金作續髣髴諸天況乎蜀山葱蒨下臨
 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垌紅樹倚檻清渠傍砌海雛乍來
 靈草長秀彼之聽和音者不難於寂慮聞異香者自入於禪薰

公之孝思永代作則豈止何充之宅獨入檀那將與文翁之堂俱稱不朽德裕藐焉孤生流落於代辱公感舊遂不見遺公自丙廷陞台司居視草之列二三年間位階先達由是議人倫者歸公之盛德不陪密坐驟變寒暑遷懸榻之念虛受簡之恩且嘗典綸紵獲備官屬報德不讓懼斯之闕焉長慶二年正月建

新修福成寺記

劉禹錫

益城石門街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筍街街之址有仁祠形焉直啟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於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太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邊備南詔君長謀帥內

空乘隙全入鬪於城下或縱火以駭揪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為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命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近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為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倖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楮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楸徒執者運思以役楸技斤鋸磨礪丁丁澂澂陶者儲精巧者効能歛自火宅復為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彞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謠曰昔公

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如此寺庸可勿
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太和某日大
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自中貴人及賓
僚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於石

十五

肆百參拾貳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劉禹錫

佛新盡於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土是身應
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為彌勒者重千鈞睨
容端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而他工未備故寓於西偏不知其
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

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管巧募徒而畢力
四輩增增工靡以肱中極外脈陰轉陽動歛如地踴岌如山行
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繚龍四垂
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佛前因持片石乞
詞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陋皇唐神龍中為水
所壞有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
場所山曰磨刀嶺白虎岡其經始興克修皆藉僧是力後之有
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
具肇自貞元二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修大殿立菩薩

大弟子侍佛左右建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十六 肆百肆拾玖

汶川縣唐威戎軍製造天王殿記

唐進士 元友諒 汶川人

至哉天王之盛德也若乃噓大海為川陸扇須彌為壘霧即藥
叉窠破修羅屬赫然天王示其威神也往水晶宮護閻浮界那
叱捧塔以前峙天女持花以凝睇示其威福也懸鹿轡劍秉黃
金戟龍蛇鼓怒以騰目神鬼睚眦而捧足示其威力也天寶中
表其神靈衛我唐土化身於于闐之國摧鋒於百萬之醜使聖
聰無敵之虞士馬絕奔騰之患示其變通也汶川古塞戎馬
之境山雄玉壘軍壯威戎有護國精舍凝翠峰疊其涼泉洞創

立天王殿一座其初也故使惠徵討論之寺主智所繕成之社
楸精肅崇構之兩變星霜方盡其美我兵馬使賀若崑雷霆在
天威戢戎貊冠簡晶耀山川載清當其門闌布德之秋桃李成
蹊之日副使彭城劉公令昌轉佐戒軍恒持妙略昔聞飛將今
見輕車判官西河蘭公弁風流倩倩文質彬彬阮元瑜書記之
能王仲宣從軍之樂汶川縣令太原王公奘水鏡臨人清風偃
草邑稱三善名幘四知都虞使及諸大將等弓張秋月劍落繁
霜為蜀國之長城作轅門之巨壘社楸冉州守攝判官李建備
等風清廓落文武縱橫俱懷奉主之心共守安邊之術故能拔

恣作憊

十七

肆百參拾柒

倫騰秀宏此聖猷睹起宵興率先勿替遂感祥光迭委靈氣荐
臻十旬不瀝貞質山立金冠照爛寶殿玲瓏山橫棟宇之奇花
綻霧嵐之異祐我皇也弧矢不能壯其威表其神也靈恠不能
藏其用寺主智昕俗姓湯氏梵行沈密道容真清勾當僧惠則
俗姓李氏潔白虛衷秋潭月照俱能輔贊其美宏闡法梁魏我
之勳萬古不華之道也詞吏伏命敢碑斯文

德陽龜勝山道場記

掌書記

鄭宗經

維大唐乙酉龍蜀帥薨鎮其倅曰闞盜庫兵脅市人逆命於蜀
門毒瀾浸淫軼制踰封自左縣抵黔渝八郡五十城俘掠單產

驅逐守吏四面攻焚煙塵晝昏明年皇帝嗣寶位會朝神京采
衛侯旬蠻夷君長偕集庸蜀不至乃授南平王太乙靈旗玉節
油幢統禁衛太原馮翊扶風之師問罪於岷陽越三月師次葭
萌賊將宵遁浩潼以避我鋒涪濱萬戶隨師而復夏六月賊又
成城於鹿頭列柵於此山公移師習乃次山下視其巖峻址以
迴塹架層峰以結櫓旗轉霞光鼓雷雲中謂制勝在德義行權
在形勢勝而臨之此建瓴之易也乃召中軍將以短兵二旅魚
貫而登關黨冒鋒而殪者什四奔墮岷谷而斃者又什二則向
之險固反為我資公乃開玉帳以建牙旗列霜戟以周崇壘下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上 記

讀月草堂

十八 肆百伍拾肆
瞰賊城如在掌中與都監使劉公監軍使徐公觀變御敵分營
守要自是兇徒居則魄悸魂落出則輿尸折首面縛倒戈請命
轅門因命降者先導銳師繼襲氛氳氣象遂清岷峨帝授公所
封之士以守之所活之氓以字之公威肅其令仁敷其政和氣
照之金痍盡平退食之暇延想所歷以戰骨雖瘞游魄尙痛非
大聖之力不能息苦海非象設之教無以聳善心乃命庀徒鳩
工度材揆力紺宇俄就絕如化城嚴鼓息而振金鐘戰聲寂而
流梵響慈惠所庇菑疾不生峨峨金界擢秀羣嶺公初宅此營
有神龜由壁門來於牙旗之下公命投之遠礪翌日重至議者

介蟲之長介蟲斯服蜀有龜城其城是師節曰乃安降此山既
靈及其祥遂以名龜勝山因以山名道場

修玉局觀記

宋彭乘

一氣委於化觀化則歸無萬物生於無本無而爲有絲是物物
自別事事自分不爲而成其用弗置形上形下非柔非剛廣包
太虛微在毫末吾不知物各自造而造物者有主耶抑自然爾
自然爲性虛無爲體其道也歟道之用可勝言哉在天地爲動
靜而無動靜在日月爲晦明而無晦明在雷霆爲響震而不響
震在山河爲融結而不融結在四時舒慘爲變而不變在百穀

草木爲生而不生在八音爲和而不聞在五色爲彰而莫覩其於人也爲誠明之性視聽言貌焉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乎且人在道中道任人中人全道用而能體法雖不可見觀萬物而索之反照自然其所感無所執系強爲之名名有所宗宗其所自也是以名跡分焉名跡分而異途顯故物物紛擾靡所定例人而無別與飛走同故聖人則乾坤明上下順其節因其和而明禮樂禮樂之用其在人神人神必有所宗故壇墀以興牲器以設宗廟以制犢瀆以崇虞書之始曰禋洪範之陳曰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焉斯蓋人倫之宗政教之始俾人有所

向神有所居凡功施生民必盡宗祀寔敦本也道爲物始不其本歟功德之大詎可名述彼宮廟之列抑由此焉雖三洞九宮杳在上清之境太微紫極自居無色之鄉彼常有聞或難致詰惟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體自然之用本無始之宗探象帝之前立先天之化武丁之世誕降厲鄉柱下同塵函闕演教以恍惚離形質之表希夷非視聽之端託有寄無申明大道將合萬物自化統歸微妙之門百姓樂推默契不言之教其德也博其用也深然後各復歸根反其所自故曰消則爲氣息則爲人非謂妄化之言蓋恢教化之極將見寂寥妙本澂湛淳源修身者去

甚去奢治國者無為無事亦猶虛犧畫卦二儀之德方明孔子
立言百王之法斯在夫如是非崇嚴廟貌豐潔精誠日月所臨
咸為崇奉其可得乎至若飛布雲霞穹崇土木深模絳闕遂狀
丹臺彼積陽華此取大壯止欲極誠於道而率人趣善焉非為
禍福報應而設爾益州玉局化者二十四化之一也傳云後漢
永壽中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座自地而出老君昇座
為道陵演正之法既去而座隱入地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矧當坤維輿區輿鬼之分墨池石室旁資古勝之蹤岷山導江
遠供清粹之秀樓臺屹峙俯瞰郡城紀歷漫遙基搆斯在皇帝

實崇慈儉業盛盈成以清虛為宴遊以樸素為玩好八元授職
五老賡歌耕鑿熙熙莫知何力跂喙蠢蠢懼樂至和崆峒攸軫
於順風赤水久全於罔象豈止非心黃屋讓德紫庭至誠感通
天人合契故真祖示儲靈之應寶符錫無疆之休誕告成功備
修隆典祇肅法駕躬謁真源崇懿號以示尊嚴率合靈而底清
淨俾物自化與道同功自然三辰駢珠璧之光五靈為池藪之
物域中四大貫而一焉有以見游泳淳和出處沖妙帝皇之理
指掌而窺乃詔寰區溥崇靈宇將俾混元之道赫赫巍巍知府
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凌公以命世之才布移風之政盡易象黃
全蜀秩文志

二十一 肆百伍拾伍
蒙之美得詩人温王之稱輟自諫垣臨茲藩屏教化周洽仁惠
式敷誠格於民咸知勸和樂之至屢為豐年庶俗既康郡政
以簡故靈勝之跡時忽駐遊睇其弗臧必加完葺斯化密邇府
署制度僅存自東漢權輿皇唐崇飾王氏竊據廣其闔闔壞此
殿堂併為內禁尋與府庫悉為災焚後主因其舊規復創祠宇
循其功力亦匪恢宏逮將百齡頽毀相繼不可終否屬於昌期
公以國家詔被溥天誠歸真教聿遵虔奉將務遵修飛章上聞
詔允其請揆之以日作于此宮除舊創新闢小為大工無巨細
罔不經心人之悅從匪懈其力東西廣七十七步南北長七十

拜作井

五步中建三清殿七間東廂三官堂樓暨玉局祠屋西廂九
曜堂太宗皇帝御書樓拜齋廳廚庫門屋周迴廊宇共一百三
十五間未變槐檀聿新棟宇奢不踰制儉而中規不妨農時不
勞民用自然赤城在目何須紫府遊神臺殿霞明想像金樓之
影松蘿霧鬱依稀李樹之陰壯麗規模率若神化非我公罄心
悉力遵奉明詔曷以臻於此乎化主浦若谷克嗣焚修偶茲興
創愈宜精確以永增崇且將紀歲時俾存金石式揚巨績宜屬
鴻才乘識有津涯言無經緯狂簡類吾黨之子研精非道家者
流照靈府晶明未分日月豁丹田而曠蕩莫貯乾坤強竦筌仰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上 記 讀月草堂

遵慈命濡毫扣寂良愧斐然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日記

二十二 貳百柒拾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八目 中

江陵朱雲煥退唐

天慶觀五嶽真君殿記

宋 彭 乘

金繩院記

楊 億

覺城禪院記

王 曙

聞思法資修記

晁 迥

重修昭覺寺記

李 昉

崇道觀道藏記

范 鎮

四菩薩閣記

蘇 軾

大悲圓通閣記

蘇 軾

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黃庭堅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文 同

新建五符幢記

文 同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 中 目

讀月草堂

全蜀秩文志卷三十八 中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記已

宋彭乘

天慶觀五獄真君殿記

天象無體萬物應化其體也至人藏用萬法感通其用也稽乃
體用強為之名無有本源自內而出孰為衆妙由外而來非凝
精冲寂曠乎虛極不見皦昧冥於自然者詎能與於斯乎自然
其神含凝真一無方無物無本注法會無涉有散殊萬類清寧
於高厚誠明於性稟氣秀獄降得其純粹含虛寂照生與道妙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 中 記 讀月草堂

獄作獄

赤作青

肆百零貳
一
繇是精鍊至行濟導含識行充功格昇列真籍或於清淨濁滓
間統名山福地洞宮靈府至若善惡祥應感召報貺率由主宰
故尸赤城者瀛洲仙伯職句曲曰紫陽真人赤城洞天則龍躡
甯先生所治也先生嘗為陶官通神幽隱或蹈履烈炤隨烟上
下黃帝順風禮問受龍躡經得御飛雲術遂封五嶽丈人佩三
庭印開元中感夢宸極因立祠於山趾嚴飾真象蓋天服朱光
春秋崇祀祺祥咨示中和初再封希夷真君坤維奧區峰嶺連
屬標靈跡者青城為勝道書云世間有大洞天此其一也星根
月頂風容雲骨寫影浮翠表裏森秀彌數百里鍾奇毓異蕃靈

數在實真仙所焉宜其保佑生聚莫厥方鎮仰洪蔭報神貺崇
廟貌盛祠薦世不輟國家所以望秩精意存真飛眷軺傳旁
午苾芬虔潔祈禱黔庶介福攸酢益州天慶觀天寶院真君殿
者道正明真大師王文正締構也師真粹清淵熙真妙域誠志
訪誌神韻凝靖持符負甲常存備守破環截帶夙謹傳授三一
潛運兩半無染咸平中嘗主青城山觀詔加崇飾師勤力事任
實有成績故邑屋歸仰言動響效載懷道庇鑿寐處潔如在之
想思有所寄疑精心於輪奐存真相於殊好絳臺琳室霄階紫
陛鳳構標勝陽華寫制遂於本院齋宮南創建真殿五間及兩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中 記 讀月草堂

掖廊無憲太微一殊裁壯明霞之寶勢重巖雲蔓夷庭砥闕崢
嶸棟宇靚深博做綵緻間錯延瞰眩目高門洞啓寶座中峙卽
邑人楊昌義造施真君象及左右掖侍漆髹纂紵鋪金飾彩四
規雙理日簪霞髻伏晨偃月蹲龍躍鳳異相具足瞻仰增肅殿
內粉堵圖五嶽帝君四瀆公衮山川總領神仙部屬環周複宇
若趨而暨皆錦江逸士李懷袞善筆里中宿儒王中吉夔州助
教袁琪新安耆艾俞進光華陽信士楊元禎佐財底績也是紀
周運楸功迄備其經始也欲造潛山司命虛獄使者以居左右
至是潛山容相已備而虛獄模範尙闕蓋坤維維西南重阻繪

事匪肖曾莫髣髴適募能者復議委狀會有黃冠李茂皇至自
廬阜囊圖簡記來詣師室事與誠契冥應昭倬至是方具制度
成茲志願焉且夫道者道也萬物由之而有深蹟不可際擬議
莫能盡失其旨則恢誕詭異無所不至聖人所以極深研幾會
其歸趣虛無恍惚存乎妙淳元本始歸乎樸名跡器象繫乎物
感通變化冥乎神好惡用舍屬乎性彌綸範圍之謂教率性順
理清淨無爲教之用也君師禮樂制度名物教之跡也施用以
涉跡循跡以宗本故天地社稷郊廟祭祀示有宗也彼祠宇像
設範金墮土香臺法几繕寫刻繪者蓋託以寄心存乎歸嚮而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中 記 讀月草堂

三 肆百貳拾捌

底於化也禮曰法施生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
猗歟其施厚其報美至道統天地至人化育於天地間其施厚
也故后辟臣庶際極溥率必罄宗奉者以此師以能績沆濟誠
願載協條其事狀句文紀實旌善申美宜識歲月故為疏舉第
愧汎略云耳嘉祐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記

金繩院記

楊億

夫西竺之教被於震且而像運千歲塔廟之制勃興東井之絡
主於益部而沃壤千里禮俗之化歸厚蠶叢古之建國銅梁天
之設險帶二江之流為一都之會四民州處萬商成洲稽河圖

之文惟福基之馮固擬雞園舍邈壯棟以迭隆金繩禪院者舊
號龍華院唐天復有禪月大師貫休者通內外之學為道俗所
宗風什研精名聲藉甚當土德之季戎車競逐侯王起於無種
雲雷以之構屯拊劍顧盼以稱豪專闔福威而自出燕開碣石
之館市駿骨以翹材秦築逍遙之園演貝文而重道繡玉更薦
簾笈四臻而師方游所洎久寓荆渚藩牧致禮邑子傾向時王
氏奄據蜀土將為西帝延致千里之客彌豐四時之供師乃退
百重阻往干典謁叩以空寂之禮嗣以篇題之替虞卿既見殆
蒙白璧之頒湯休能詩迴繼碧雲之妙錫之紫府待以賓友請

住茲院極其禮遇師自壬戌游蜀至丙寅定居比壬申入滅凡
 歲星一周於天矣上足惠光大師曇域克紹遺蹟弗忘肯構其
 後有正覺法忍法寶演教四大師繼承世系無廢先烈今住持
 錫紫釋惠聰者自咸平辛丑始掌院事迴悟宗師煥發覺明願
 力攸咨信施彌博遠者來而邇者說輸貨資臻卽其舊而圖其
 新胥宇尤盛凡作佛殿齋廳僧堂浴室及衆舍二百五十餘間
 龕密石以化材丁丁畢取側紫金而布地眎有華俾天界之
 莊嚴爲報園之依止香象蹴踏並轡霞穢之修禪靈鷲飛翔無
 異果賢之住世大中祥符之祀詔賜今名揭彫榜於楹門燭霄

輝於海會陳跡有煥名香歇而復薰惠命增延祖燄續而無盡
 善利之積疇可擬哉聰師藉予虛名謂窺秘典丐詞紀實遠不
 及讓獨冥煩之未祛頗滅裂而爲愧耳

覺城禪院記

王曙

後學以像設者有爲也滯於名相禪般若無心也曾是空寂著
 空棄相此既失矣從無入有彼何得哉我佛所以啟頓漸之門
 示悟修之路頓則頓悟言語文字之俱非漸則漸修六度萬行
 之不舍權實交映理事互融無一物不是於真如盡十方皆歸
 於已用大千世界猶若浮漚無餘涅槃有同昨夢蓋達觀之上

者豈常談之得乎益州覺城禪院昔李唐明皇奄宅函夏有詔郡國各建伽藍竝以開元為名皆一時之壯麗道中和倣據守臣負固頭會竄斂惟利是視草創竊弄未遑寧居擅茗薜之兼羸據隧肆而喋鸞以茲庭宇密邇市廛因而有肯顧雲徒海歎何足留寶落琰題杳不知其處所陶籬僅隔顏巷潛通若金石聞止不壞何神明所祐歸然得存此院者即開元之孟氏廣政中出為尼俾居其間號延福院後棄而去復為僧坊爰有閩中鐵幢長老擁錫來游載營載葺號鐵幢院又有神操紹續紀綱操授道信道信授秦人微禪師微歸關中道信荐主僧務

風雨攸蔽禪頌漸興今傳法沙門元信禪師俗姓咎氏本郡華陽人也幼齡穎悟脫落塵辭親出家尋師訪道不遠千里行詣百城飄然沅澧之間遍遊江漢之域聿來舊楚乃契宿緣得法於鄂州芭蕉禪師情嗣南塔南塔嗣先仰山先仰山嗣瀉山瀉山嗣百丈百丈嗣江西江西嗣南嶽南嶽嗣曹溪即禪師於曹溪為八代嫡嗣於釋迦如來為四十一代法孫師機緣既契更不他之有願還鄉卜居演化言旋舊里求叶初心道信喜師之歸延請入室密以傳授且俾興修師音容粹和戒行高潔慈悲喜舍而為事行住坐臥以相應由是法嶽歸心士庶仰懷

六 肆百伍拾叁
乃謀締構乃募檀般卓鄭隆富之家輿金而布地闔閭伎巧之
族運斤而成風樸斷九榱襍沓並人悅來而不絕材積積而
居多遂量工程放廣袤易奇袤爲方正變湫隘爲平夷自經始
於辛卯告成於戊午凡歲星再周天矣壇宇顯敞正殿翬飛戶
牖重深禪堂岑寂丈室清閒而奧秘僧房窸窣以虛徐齋廳來
苾芻之流廚庫有蒲塞之饌廣博嚴靜盈二百間供具綢紵約
數千事又爲轉輪寶藏繕寫十二部經珠交露縵彌覆其上金
姿綵彩錯落其間實福祥之淵源雄都會之瞻矚今知樞密院
刑部侍郎樂安任公昔鎮藩服仰師道行具以受佛付囑悉心

護持以延三舊稱乃僭偽所署露章上請俞詔下臨特賜今名
彌光剌剌仍錫隙地乃南其門芝檢貫於藂林雲篆揭其標榜
而師宴坐一室應病與藥載離寒暑不出戶庭初廬師雷公特
奏命服亟請開堂師問答隨機扣擊無滯故遠近道俗多所歸
依前後王臣靡不欽重曙推遊苦早悟道茲晚被聖明之優渥
寄刺舉之聲政遽傳而至燭理未康雖嚮師之名莫造師之室
偶餘日之怡蕩一款關以從容卽席而境閒忘言而機契風幡
搖颺直指仁者之心庭柏青葱自識西來之意師旣而曰夫示
有作爲方便也撥無因果斷滅也方便卽濟人無量斷滅則未
全蜀統文志 卷三十八中 記 讀月草堂

法疇依惟茲院之紹隆懼後時之堙漫且礪石之斯久願為辭以見紀贊希有事出和雅音胡其幸焉安敢讓矣一來廬阜卽是遠公之社人永鎮頭陀欲刻簡牘之碑字

聞思三法資修記

晁迥

予自少及老以儒學求仕進之外而志於道也久矣非謂分別名相有所偏局但汎觀鼎峙之教歸趣符合者隨意采錄實為心要蓋知同歸於善而三聖之書以其方言類例各有文質隨顯詳略深淺耳繇歷以來建今衰朽而崇尚彌切豈非宿習之然乎古先章句其利極博而散在經論孰能知會而發明哉自

好涉獵援据推而廣之別致曲成之用抑亦事必師古唯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區區之誠不自揆也如此予思往歲嘗接今御史中執法秋曹貳卿晏公清談偶及南華真經予記公盛稱之語凡三句包含微旨其句云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予退歸檢閱此語出於莊列二子之書大約述至人體用之狀而微密難窺莊子之注太簡於此三句之外都注之云常無情也列子之注稍備各解之云順物而動故若水也應而不倡故若響也予素聞大人先生之論云敏於事者唯變所適滯於物者未可與權是以每遇見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忍遐

棄始務黠化入助道品譬如範良金琢美玉以成器而為利也
此三句之所愛此三句之字深思祖述而下筆維艱暨乎引年致政獲栖
息乎京邑之舊廬闔扉隱几於恬宴乘輿揮翰追敘前志剖
析搆綴昭然相參不分內外經典之語混為心法而已處世出
世皆可足用今始辨其名理焉其動若水蓋表至人周流無擇
物大委順也此合乎隱君子書中上善之理竊謂學大道者在
乎無可無不可外順世間法虛緣而葆真當如此矣可無礙法
門其靜若鑑蓋表至人洞照無遯形大明徹也此合乎古先生
書中寂照之理竊謂內習之證唯靜而明物來斯應心無主宰

八 肆百伍拾玖

當此矣可目之曰無意法門其應若響蓋表至人虛應無留閱
大曠達也此合乎黃帝書中谷神之理竊謂觸事而夷物情難
著既應即止勿復存餘當如此矣可目之曰無住法門此三法
者上根圓智精修密詣之妙門也輒杼軸於懷而未作者庶
乎尊揚前列啟迪後來可以智窮其理不可以言盡其意夫勤
行之士若能默識馴致殆所謂曲盡其妙乃至中根以上聞而
信重加之善誘自他俱利法施洪福未易可量願三復以無煩
知百一之有補深愧狂簡幸不以人廢言也天聖七年記

重修昭覺寺記

李 暉

妙色非相有相則尊真諦無言有言則大矧夫法身曾現帝網
交映寶貝破昏於濁際靜刹植福於法界肅五蘊之紛擾具十
善之莊嚴重照倒迷無一遺者斯相之尊也法音讚運羣動沈
妄大雲秘藏於貝闕師子敷座於紺宇攝四大之種性歸一如
之總持解脫障纏無一悖者斯言之大也既尊且大則有爲之
教與無涯之利顯在乎人天寅奉王臣護持塵劫不遷是曰常
住其斯之謂歟昭覺寺成都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馬董
常宅舊名建元其締構紹嗣之由且蕭相國遺碑悉之矣唐乾
符丁酉歲爲了覺大禪師宴居之所禪師法號休夢姓韓氏京

九

肆百叁拾陸

漸作潛

兆萬年人時宣宗興復象教乃應詔誦經對御落采配終南山
之捧日寺具大戒於律師神祐悟般若於石霜慶諸參法要於
百丈懷海契心印於洞山浪价初至洞山洞山問近離何處曰
湖南又問途中還見異人否曰若是異人不涉途中价深器之
後領旨寓蜀始立一大事關其露門開堂日僧問淨名大士入
不二法門旨趣何如曰山僧未敢舉明又問若是卽事理不
分答云扁舟已過洞庭湖凡言峻機悟亦復如是時劍南節度
使崔公安漸奏改禪勅賜今額仍給紫衣一襲武光宗教未幾
僖宗出狩駐蹕西州召禪師說無上乘若麟德殿故事開法
全蜀藝文志 卷三十八甲 記 讀月草堂

聖慮握乾綱而不動運輸神力回天步而高引玉鑿及正而帝
 眷彌深賜禪師紫磨衲衣三事龍鳳氍毹毯一榻寶器盛辟支
 佛牙一函布展義之澤也越明年王氏建節制兩川於禪師申
 尊叔之禮奏錫師號曰了覺大師及王氏開國而禪師滅度享
 年八十一僧臘五十一門人洪福等建窣堵於當寺後庵以令
 身歸之諡曰真隱之塔爾後宗派傳襲真風炳然至今住持大
 德延美上人以了覺大禪師為五代祖陽安郡平泉人姓杜氏
 禮本寺懷進大德為出家師依彥通律師授具足戒性惟真實
 體本虛靜開口無機化不言而鷗狎虛懷善應施不求而谷盈

禪林果熟蒼藟彌香覺苑地靈黃金爭布作大利益須非常人
 美公之謂歟茲寺有常住沃土三百塵滌場斂穡歲入千耦併
 歸寺廩與衆共之有舟航大賈輸流水之錢山澤豪族舍金穴
 之利五銖一縷悉歸寺府無一私者由是構樸斲之材較班輸
 之技而興修之議於是集夾寺之殿宇舊且百間今廣而增者
 三百建正殿塑金釋迦像一軀為黑白板足之地修經有藏挾
 唱梵之堂四庫為權實轉輪之所廣方丈之室傳達摩心備水
 陸之儀宣梁武教及羅漢六祖翊善大悲各列一堂又分千部
 經為東西龕續建紀天列宿堂一所仍加壯麗以至安禿侶供

公庖局次有敘廚倉寮軍齋廳浴室重門挾屋啟閉以時上縫瓦以如鱗下密磚而若砥左瞻右顧俱是道場一起一居無非佛事寺之舊址復於頽垣鞠為茂草僅百年矣以至悖踈樊圃可畏其隣認牛忘羊莫分其主美公一旦監版築以繩之興百堵軫舊封葺墻五百餘間周匝園圃而諸隣相讓無一違者凡供食之豐潔法席之華煥時一大會朝飭千楸累茵敷坐如升虛邑未有一物爰假外求寺之勝跡有僖宗幸蜀放隨駕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大師塑六祖像蕭相國文建寺碑會稽孫位畫行道大王浮邱先生松竹張南本畫水月觀音翰林待詔失名氏

寺額始自長安降摸昭賢等額俱經亂不亡為唐故事斯皆化感利舍護持之力也自大中祥符戊申歲承領住持迨三十有餘載矣惟食不兼味衣不重繭言必歸信故人無間言行必總持故身無擇行深入無礙物我不二經云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吾見其人矣然能為愛河之舟楫不住中流開覺路之康莊俛諸道故人其門者如缺般若之听似升毗尼之堂樹繞七重塵無一點信花界之勝果錦江之福田者焉尙能韜光愈晦功成不居耳聞讚揚口稱慙愧是謂常住不住所得非得者乎今門人賜紫沙門人遜謂布施迴向嘆未曾有者典教宗尙寧可闕與

遂持了覺禪師告勅三通修寺行狀數紙訪畋請紀茂實畋且
念景德初與今岳陽牧張都官達肄業於茲條爾歲寒永言夢
寐山陰都講曾栽揮塵之松衣錦相缺三字偷光之壁及乎嘗
醍醐之味目琉璃之色為日久矣德我既深固不牢讓大哉開
羣迷之眼俾矚乎大明象設之精也安缺動之心俾諧乎一法
言教之謂缺四字相則尊所以祛其幻相有言則大曰是辯
其魔言令蠢動廓然見種種性曰實曰權歸乎一揆付諸佛子
歷劫奉持非師釋氏之雄者其孰能與於斯文

崇道觀道藏記

范鎮

太史公論道家之言而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定萬物
指約而易守事少而功多至於為史記則以韓非申不害與老
子同傳豈非後世多於有為以至於無為乎班固所志才三十
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辛甲鬻熊管子之書在焉至
隋乃分經戒餌服房中符錄凡四種合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
一十六卷而不著其目唐有道家類又合以釋氏而得百三十
家七十四部千二百四十卷以著於錄而管子列於法家所
謂伊尹太公辛甲者皆隱不傳獨鬻熊之書存自明皇後不以
著錄者又百五十八家千三百八十三卷則其溢於漢者千五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中 記 讀月草堂

百八十五卷矣噫老子著書註以爲盡天地事物之理後世學者浸廣而其書此其多豈以其事虛無其辭難知必支離而後至於簡易如太史公所謂乎宋興祥符天禧中始崇起其教而王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皆置使典領又命其徒與諸儒裒其書是正謬訛繕寫以藏於其處而以其餘賜天下宮觀以廣其傳獨劍南一道未遑暇焉嘉祐初成都府鄭縣道士姚若谷梓州飛鳥縣道士朱知善慨然欲盡讀其書而莫由得也於是東走於鳳翔府之上清太平宮慶成軍之太寧宮又東至於亳州之太清宮明道宮凡得書二千餘卷太清宮者老子所

生所謂厲鄉者也有九井有古繪有丹竈於是縱觀焉又覽唐開元及祥符中行幸故處以歸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於府曰釋氏書徧滿州縣而道家所錄獨散落不完願至京師得官本以足其傳於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尙書戶部侍郎韓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秘洞勝景爲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淨之風有詔卽建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於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謂完且備矣若谷宗正自和且將益其書爲五本藏於成都之天慶觀鄭縣之崇道觀青

城山之丈人觀梓州飛鳥縣之洞靈觀縣州之洪德觀使學者
優游以求其所謂清虛自然之要而至於其師之道如太史公
所謂者顧不偉歟若谷飛鳥人後徙於邾宗正青城人自和縣
州人三人者持操堅至而皆有功於其教者後之人觀其勤勞
而不輕其守則其書之傳為無窮矣治平三年十二月日記

四菩薩閣記

蘇軾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
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
書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

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
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取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
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
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十八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軾者軾
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所嗜百有餘品是四版為甲治平
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
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舍施必
所甚愛與所不忍舍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舍
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

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予乎予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予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予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斷吾書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予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舍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

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大聖慈寺大悲圓通記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

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雁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于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然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噤乎吾前聲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于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

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觀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傳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相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予游於四方一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指其有欲應者顛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八中 讀月草堂

倒作思慮思慮非道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
 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
 拂劍盾請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柳珊瑚太琉璃白羽朱
 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礙緣何得無礙以我心無故若猶
 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攪攪何暇能應物千
 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手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
 皆具千手目

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黃庭堅

直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為保障是謂金堂
 山有一峰發於其麓自此而南出絕峰上極得地坦平表裏寬
 其江山縣之爽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坊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
 曰慶善為舍五百楹成於僧化之師文紀至化之乃度作千手

眼大悲菩薩閣峰頂規摹之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化之意益
 堅其求於人不避寒暑雨雪其受人施不計貧富多寡積十五
 年而功乃成於是又即山南比而為宮與大悲閣高下相望為
 屋將百楹矣初其匠事未能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目於是笑
 之者皆助之謀排之者皆借之力也而檀施傾數州其用錢至
 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所持多象犀珠金間見增出無一
 臂不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辦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於
 疑化之自武其功因余外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化
 之醇樸不凋鑄盡心於佛事所作殊勝可記也按千手眼大悲

菩薩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
千手眼昔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作
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果然今之作者皆
祖惠之云金堂本廣漢郡之新都聚邑至唐咸亨中以金堂山
而名其縣化之其縣人也子安通直即知金堂縣事
張君禮也大悲閣作元祐二年之九月將落成於新天子故元之某月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文同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蟠遠走直注大渡限迤
巒詔鬱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一屬其間孤峰崒然
傑立豪峙首領嵯嶇腹背峯阜翠開長巒尾掉高岡繁林茂樹

綠藹纈菜園擁森合粹若毛羽地志書之曰鳳凰山者蓋前人
嘗以狀而名之爾唐有契覺道人艾草鑿址構菴此地曰禮華
嚴秘典以作佛事嘗汲泉澗下頗念其遠有虎為之壁地出水
澂潔其潭悉異他所發源甚盛於今賴之會昌之尾屋撤人遯
天成中僧簡栖與錢高二術士築壇營爐鍊丹絕頂不設梁柱
窾石以居藥就而去人跡乃滅但有範碑陷不圯國初道士皇
甫氏就其所興之地為玉皇觀開寶中廣漢可尙善說修多羅
了義有詩名於蜀與道士善嘗遊此愛之道士亦謂吾教濫泊
依嚮者少地方壯猛非列精廬會大眾習佛乘演法善者莫敢

居此遂以施可尚易名曰草堂蘭若尚傳聞慧慧傳仁映映傳允順凡四世增葺有屋無慮八十楹堂殿寮閣庖庫齋館種種悉具嘉祐三年春順既物故其嗣遂絕法如是者盡輸之官知郡事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李侯大臨惜此伽藍遂入民籍乃以狀聞於太師端明殿學士宋公祁願以本郡白鶴山中谿禪師淳用圭之公隆法嚮善樂愛乃請盡舉其地以異於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大法眼回矚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部領會者眾受山之日遠近黑白咸此赴助景氣明睿崑谷軒豁若有神助踴躍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虛日禪悅法樂皆

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是乎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曉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丐辭所懇精至因語之曰道以人存地因法盛增福持慧圖為永傳師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喋喋哉其或敘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人之紀師為第一代住持此略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記

新建五符幢記

文同

事有絀於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傳凡智解泱漭不能究度至詆忌敝人令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裔罔誕非經見乃用擯笑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參然壹全蜀秩文志

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宣靈謀混淪焉行於亡形以鎮
 養乎元元使恠厲不作消拔推殄不得橫悍以肆其姦是術也
 凡王侯保土社芘羣品當知何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邪其所
 謂蓋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文按元始至真肇探於太樸之
 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勢為天奧寶吉瑞發應秀映靈
 都神杖封固長依跬息大道君王帝諸真懇請恭受及復難遶
 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旬後肯付昇然猶戒禁
 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記從何劫運漏墜人世有聖研
 極鑄胎剖魄識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桓永壽

時正一道陵患魘魅恣裸闖人鬼使異行植幢嶠山誓刻嚴毒
 自是判然幽明不殺至黃唐文缺重瑤置昭慶道祠歲久巋然
 頗剝爛幾泐無所攷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聖用賢後命侍臣
 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末期民物宜順陽潤孔時川陽生林蠶饒
 藪登體腹温飶舊訛勃疫淪伏不起寇兵弭消寂無纖謹頌公
 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為未然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
 之深計顯效休功間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修原掾陳汝玉
 學廣知博告公具前躬模秘符解鈿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越輯
 迺相玉局衍基潔為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嶠

地深宵材洪執鉅輓致殊方工徒愁嗟求策遂所一夕暴降湧
 發滯礙下礪出道平夷遂可復行既至正書商雲叢飛潏然下
 覆天光明麗景氣晏悅曉藹高直颯若來况都人觀繞驚歎喜
 蹈回頸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等亭育撫壽心精神虔祥報昭
 露明日授匠矩尺龔為觚榦恭省神畫鐫勒其上料禁周具供
 所祈納大坤之維永永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比羣兆
 幸焉邁觀常為投依以挹厥休於萬億年公惠無泯一日公戒
 部吏文倂紀其事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類而為詩以與蜀人
 使長言之無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廓無端崖滉漾注

醉黃布照太空流精發光乃時玉符獲于元皇自然秘文盤
 屈平支交岐嶺約結張皇執焉靈洞俯仰是將惟時諸真
 以謝書簡刻金於願焜煌太陽靈洞俯仰是將惟時諸真
 雲龍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劫墜流降莫五方桓誌末朝幻
 肆狂虎冠道師得寫其詳植石摹形大嶠之旁陰恠震驚掃滅
 伏藏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猶如鑊蹟未亡治平之君亮舜
 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齷齪未朽楊公頌壽百福
 其康肌燠贏需腹果衍糧境殄菴蒲獄朽楊公頌壽百福
 曠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為天下以滂公聞曰噫見志
 福曠流陰西南被賴無央公喜趣為日不暇違牙誰西蜀玉宇
 是望高宮翼如綵研繪梁覆幢其間崒然百常先時堪輿與公
 幼祥冰膝雲膝異孰爾量蜀人其承承隔害殃公德之深萬世
 兮峴碑陝棠治平四年二月記

二十二
叁百捌拾壹

